

玉溪方言谚语中的对偶辞格研究

李思秀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8日

摘要

对偶的内容决定了形式的选择, 也丰富了形式的变化。西南官话内部一致性较强, 但玉溪方言在声调、语流及词汇上呈现出自身特色: 聚焦风俗、民生与智慧, 总体上以宽对为主, 句尾押韵, 不避同字对; 局部工整凝练, 不仅独立发挥修辞作用, 还能容纳对比、借代、比喻等表意辞格; 依托玉溪方言特有音律, 依字串调, 呈现出比周边方言更明显的歌谣化倾向, 是西南官话谚语修辞中雅趣交错的典型。当对偶从书面语走向口语、从工对转向宽对时, 非但没有弱化表达效能, 反而在语言的传播使用中不断增强着自身的影响力。

关键词

玉溪方言, 谚语, 对偶

A Study on Antithesis in Proverbs of the Yuxi Dialect

Sixiu L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March 26, 2026; accepted: April 27, 2026; published: May 8, 2026

Abstract

The content of antithesis determines the choice of its form and enriches the variation of that form. Southwestern Mandarin exhibits relatively strong internal consistency, yet the Yuxi dialect displays distinctive features in its tonal system, prosodic flow, and lexicon. These features are reflected in proverbs that focus on local customs, daily life, and folk wisdom. In general, the antithetical structures are predominantly loose antitheses, with end rhymes and tolerance for identical characters. Locally, they are compact and refined, functioning not only as independent rhetorical devices but also accommodating such content-oriented figures of speech as contrast, metonymy, and metaphor.

Relying on the unique prosodic patterns of the Yuxi dialect, the natural adjustment of tonal sequences—by stringing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their tones—endows these proverbial antitheses with a more pronounced balladizing tendency than that found in neighboring dialects, making them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interweaving of elegance and rustic charm in the proverb rhetoric of Southwestern Mandarin. When antithesis moves from written language to spoken language, and from strict parallelism to loose parallelism, its expressive efficacy does not weaken; on the contrary, it continuously strengthens its influence through language use and transmission.

Keywords

Yuxi Dialect, Proverb, Antithesi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云南汉语方言中，玉溪¹方言别具一格。汉语修辞学体系中，对偶辞格作为最具形式美感的表达范式，在方言谚语这一民间语言艺术中展现出独特的生命力。玉溪方言谚语作为滇中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对称性语言结构不仅承载着地域群体的认知智慧，更在音韵、形态与意义建构之间形成了精妙的互动机制。本文主要以修辞学为理论支撑，从语形、语音、语义的角度出发，以玉溪市红塔区地域范围内人们日常生活交往所使用的口头谚语为研究对象，还参考了《玉溪地区汉语方言志》[1]，对这些谚语的对偶结构进行系统分析，深入研究方音因素导致的特殊押韵现象，阐释其词汇运用的灵活性与修辞表达的趣味性，并探讨语言形式的地域特征如何作用于文化记忆的构建。

2. 玉溪方言谚语对偶辞格的语形结构

2.1. 严对

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认为“对偶，是用语法结构基本相同或者近似、音节数目完全相等的一对句子，来表达一个相对立或者相对称的意思[2]”。朱承平也对对偶作出解说：“字数的长短相同，平仄的顺拗相协，词性的虚实对举，语义的事类相关。[3]”严对，即对仗严格的对联，在字数、平仄、节奏、词性、结构等几方面都妥贴工整，无懈可击。

(1) 台上放坨屁，台下唱台戏。

该谚语涉及辞格的套用与兼用，最外层的对偶兼用对比，内容上套用了借代。对比其实在内容上对对偶内容进行了补充，它们的兼用会产生独特的修辞效果——反对。相反，对偶以其独特的形式为对比和借代提供了载体。台上，指代那些受到公众目光聚焦的人物或事件；“坨”是玉溪方言量词，与量词“个”混用。台下则暗指那些围观、冷眼旁观的群众。台上稍有一些风吹草动，台下的人们往往就会进行无端地猜测和揣度，导致原本微不足道的小事被无限放大，呈现出一种愈发夸张的趋势。这句话实际上是对那些未能全面了解事情真相便轻率发表意见、肆意非议和传播谣言的人们的讽刺。句法成分一一对称，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量词与量词相对，较为工整。

¹玉溪位于云南省中部。1998年，由于行政区名称变更，撤销县级玉溪市，设立地级玉溪市和红塔区，以原县级玉溪市的行政区域为红塔区的行政区域。但当地人民仍习惯用旧称，所以本文“玉溪方言”指的是玉溪市“红塔区方言”，属于西南官话滇中小片。

(2) 不吃屎呢狗有，不贪财呢官有。

对偶套用比喻。句式整齐对称，前后两句话互相呼应，互相阐发，互相渗透，互相补充，说的是一件事，表达一个完整句子意思，语义上是正对；字面多重复，形式上属于宽对。“呢”是结构助词“的”的方言读音。此处贪食粪便的狗就比喻贪婪无度的官，进一步加深厌恶与严厉谴责的感情色彩。

(3) 人勤地不懒，粪少苗不长。

对偶兼用对比。句法结构和句子成分整齐对称，前半句强调人的积极能动性，由此带来正面收益“地不懒”；后半句说肥料不足的情况下嫩苗长不高，强调消极能动性带来的负面收益。前后两句形式上是反对，语义上是对比，旨在揭示两方面的农耕经验，节律错落有致，用词丰富，可以归为严式对偶。

2.2. 宽对

随着语言的变化、生活内容的丰富，现代诗文的对偶要求比较宽松，只要结构相似、字数相等、韵律基本协调即可，同字可以相对，也不要求词性必须一致、平仄和虚实必须相对，突破严格对仗的形式桎梏，在不对称中达成更高层级的语义平衡。这种“形缺意满”的表达策略，彰显民间语言艺术家在形式规范与表意需求之间的动态调节能力。“对偶辞格是一种积极修辞，它本身是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体，而对偶辞格的形式与内容之间也具有离异性[4]。”这种形式的转变目的在于实现音调上的协调，同时确保不损害原意，临时调整语素以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玉溪谚语在形式上以宽对为主，究其原因在于字面重复较多，其对仗有时不工整，有时略显牵强，然而，这并不妨碍其传达意义，反而能凸显出方言修辞的独特韵味，例如：

(4) 好个营街坝，天干风又大；雷朝中间打，雨走两边下；娃娃要饭吃，两口(子)就打架。

溪市红塔区大营街位于玉溪坝子西南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营街是一个“五难村”，吃饭难、喝水难、住房难、行路难、娶妻难。其中大营街镇赵官坝曾因缺水全靠下雨栽种，有过两年干旱，荒为草地，故又名草坝。

“好个营街坝，天干风又大”，点明议论对象，表面字数相等，但前句为感叹式名词短语，后句为并列主谓结构，句式结构不一致，导致对仗松散。第二句“雷”对“雨”，“朝”对“走”，“中间”对“两边”，“打”对“下”，词性相对、音韵和谐，而且生动形象、自然含蓄，共同营造出当时大营街天干物燥、缺水断粮，阴天只打雷，偶尔下雨却难以累积起来使用，导致庄稼歉收、百姓挨饿的情状。第三句“娃娃”对“两口”，“饭吃(吃饭)”对“打架”。其中，为契合句尾押韵和字数相同的要求，“饭吃”的句法成分错位，“两口”又省略了“子”字，满足对偶均衡性的同时也打破了语义通顺度，其口语化特征导致对偶的规范性被削弱。整段话形式上属于宽对，语义前后连贯，一顺而下，属于串对。

(5) 大洋芋，大洋芋，坡坡上长，坎坎上生。研和街²买用秤称，一角钱一两，一块钱一斤。

对偶中套用借代。在语句开头重复两次“大洋芋”，旨在凸显叫卖物，吸引买家注意力。局部对仗工整，符合严式对偶特征。“坡坡上长，坎坎上生”：结构对称，两句均为“方位词+动词”的偏正结构，字数相等、词性对应，而且音韵和谐，叠词“坡坡”“坎坎”指代田野，“长”“生”押宽韵(韵母相近)，朗朗上口。“一角钱一两，一块钱一斤”：数字与单位对仗，“一角”对“一块”(货币单位)，“一两”对“一斤”(重量单位)，形成精准的数字对比。但整体上对偶密度不均，核心对偶句“坡坡上长，坎坎上生”与“一角钱一两，一块钱一斤”之间夹杂非对偶句“研和街买用秤称”，传递了玉溪市民生活的真实

²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研和街道。

感，但削弱整体节奏的连贯性，且艺术性不足。

(6) 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祀孃跳大神。

对偶兼用对比辞格。通过“好人”与“祀孃”、“学好人”与“跳大神”的正反对比，由正面到负面，由理性到非理性，揭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用“祀孃(通过故弄玄虚、搬弄迷信来坑骗钱财的职业)”“跳大神”等方言词，贴近日常生活，但将人际关系与行为模式简化为“好人”与“祀孃”的二元对立，二者在逻辑上关联不大，略显片面。两句均为“跟着 + 名词 + 动词 + 名词”的结构，虽然字数相等、词性对应，“好人”对“祀孃(坏人)”，“学”对“跳”，“好人”对“大神”，但“学好人”与“跳大神”在语义上并非严格对应，只是略同于“学好人”与“学坏人”，所以应算作宽对。

3. 玉溪方言谚语对偶辞格的韵律魅力

对偶讲求押韵。地方谚语的韵律美与其交际活动中所用的艺术语言息息相关，“我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主流，历来不满足于客观生活的简单摹写，而是强调创作者的主观意向与客观生活的融合。[5]”同一句话，用普通话的音和调读出来，韵律可能是割裂的，但用玉溪方言读却能押韵，这是语音系统分化的结果，主要体现在声母、韵母、声调以及历史音变等方面。玉溪话“喉塞音[ʔ][ʔ^h]和喉擦音[h]与普通话的舌面后塞音[k][k^h]和舌面后擦音[x]整齐对应。[6]”是别的汉语方言点上极少见的。玉溪话的调值是：阴平 44，阳平 31，上声 51，去声 213，在不同语流中变调情况有差异。类似的语音现象导致玉溪方言在构建对偶句式过程中，形成了与普通话及其他方言不同的独特韵律特征。方言押韵的地域性更强，可能导致跨方言交流时的理解障碍，但也正是这种地域性赋予了方言独特的文化价值，例如：

(7) 小娃娃吃了考大学[eyo³¹]，老婆娘吃了骑摩托[t^huo³¹];
 失恋呢人吃了挖墙脚[teio³¹]，失眠呢人吃了睡得着[t^huo³¹];
 女人吃了不消贴面膜[mo³¹]，男人吃了补肾补脑壳[ʔ^ho³¹].

这一段展现了较为工整的对仗结构，每一句话在词性、平仄及语义上均达到了内部对称，形成单句对偶，因此句间对仗作了适度放宽。全段以“群体 + 吃了 + 结果”为固定句式，形成三组工整的六言对框架：第一组涉及年龄群体对比、行为结果对比，强化了老少群体的反差幽默。第二、第三组是为实现韵律协调导致的句法结构不对称。总的来说，这几句谚语以平声收尾，韵腹押韵，且一韵到底。还有诸如“呢”“不消”(分别对应普通话“的”“不用”)这类俚语化表达，因其独特的咏叹，用以赞颂各种食物的美味可口。它所描述的美味不只是停留在强调味蕾享受上，通过不同人群的细分以及他们的需求的展望，意在说明此物可以让每一个品尝过的人得到不同的满足。

因为玉溪方言无撮口呼韵母，所以“学[ɕye³⁵]→[eyo³¹]”；单元音的[o]字很多，包括了普通话[uo]韵、[o]韵的绝大部分字和[ao][ai][ei]三韵的部分字，所以脚[teiau²¹⁴]→[teio³¹]，着[t^hɕau³⁵]→[t^huo³¹]；单元音的[ɔ]字则很少，只有“他、呢”等几个，且喉塞音[ʔ^h]与普通话的[k^h]整齐对应，所以壳[k^hə³⁵]→[ʔ^ho³¹]。与之类似的还有：

(8) 人靠自觉[teo³¹]，马靠蹄壳[ʔ^ho³¹].

“人”对“马”，名词对名词；“靠”字重复出现，“自觉”对“蹄壳”，“自觉”与“蹄壳”相对。本句用“靠自觉”的表述，而非“靠打拼”或“靠双手”，既满足了句末押[o]韵的要求，又扩展了语义，避免将哲理局限于抽象的描绘：人要依靠自觉与自勉，才能成就一番事业；骏马需依靠双蹄，方能驰骋沙场。如果在普通话语音系统中，“自觉[teye³⁵]”和“蹄壳[k^hy³⁵]”韵脚不谐，平仄失衡，因为“觉”字的韵头是撮口音[y]，而置于玉溪方言中就丢失了这个韵头，且韵腹变为[o]，韵脚相协，所以读起来朗朗

上口了许多。

(9) 吃洋芋[i³¹], 长子弟[tɿ³¹]。

玉溪方言没有撮口呼, 撮口呼的字一律并入相应的齐齿呼; 也没有韵母[y], 一律读[i], 这一规律为本句句尾押韵提供了条件。“子弟”(在玉溪方言中一指俊朗、帅气, 身体健壮, 吃苦耐劳; 二指聪明)一词在语义上属于形容词, 为满足对偶句中词性对举的要求, 出句与对句相应位置词性需保持一致, 意为“吃洋芋, 增加帅气”, 形容词用作宾语, 从而形成动宾结构的对称, 使该表达句法结构相对, 语义丰富完整。这样就为对偶言近旨远的审美意趣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 字数不变而语义信息量有所扩充, 从而为对偶辞格的表意完整提供可能, 同时兼顾韵律协调一致, 使其兼有形式美与音乐美。

4. 玉溪方言谚语对偶辞格的表意智慧

对偶辞格在语义上有正对、反对、串对之分, 正对的上下句通过相近事物形成整体意境, 强化主题表达。反对常用在揭示矛盾、批判现实的谚语中, 但易流于形式, 缺乏内在关联。串对的顺序严密, 可以形成完整的叙事或说理链条。此外, 玉溪谚语还常出现有关地方特产等方言词的表述, 在家庭、社区等非正式场合中, 这类谚语是维系情感纽带的重要工具, 尤其在表达情感、传递幽默或进行隐性交流时, 往往比普通话更具表现力。但对于外地人士而言可能晦涩难懂, 影响沟通效果。所以这类谚语往往只在当地广为流传, 相较于其他哲理类、讽喻类的谚语, 它们的全民普及程度相对较低。玉溪方言谚语常通过对仗单元的意义并置, 构建充满辩证思维的认知框架, 其形式建构绝非单纯的句法对称, 而是语言主体对现实世界的认知编码。这种“语形对称”的显性特征, 实为深层文化逻辑的外显形式。

4.1. 正对

(10) 笑脏笑烂不笑补, 笑馋笑懒不笑苦。

对偶套用转品辞格。“笑”是人的面部表情和行为, 表达自身的社会观念和态度, 对不同行为和现象的一种评判——对勤劳、节俭等品质的认可, 对懒惰、贪婪等行为的鄙视, 所以在句子内部“笑”与“不笑”语义上形成鲜明对比, 构成反对, 而句与句之间则构成正对, 从两个角度、两个侧面说明同一事理, 在内容上相互补充。转品现象发生在“不笑”后, 前半句“脏”“烂”都是形容词, “补”动词用作形容词, 意为“补的衣服”; 后半句“馋”“懒”是动词, “苦”形容词用作动词, 在玉溪方言中, “苦”有两层含义, 一是味苦、日子清苦; 二是苦钱、拿命苦, 略同于“挣”或“拼”的意思。本句的“苦”就是后者之意。尽管该词的典型用法为临时用法所替代, 但语义与原义密切相关, 具有突出的象征意义, 能够突出一类人的个性特征, 给人丰富的联想, 兼顾幽默含蓄。

(11) 唱灯靠嘴, 盘田靠水。

灯是指花灯, 玉溪花灯驰名全滇, 以演唱民歌为主要形式, 特点是不用标准普通话来演唱, 而是用方音融合普通话声调, 再配合曲调唱出, 用于赞美、抒怀、讽刺、娱兴、规劝等。盘田即种田, 种田最重要的是水源。从唱灯与盘田两个角度说明因果相依的道理, 属于正对。

(12) 新兴姑娘河西布, 通海酱油禄丰醋, 华宁呢窑烧得绿。

新兴: 旧时指的是玉溪市红塔区, 红塔区旧称新兴州。

河西: 河西县, 今通海河西镇。

华宁呢窑: 即玉溪窑, 其中, 青釉青花瓷是玉溪窑中产量较大、较典型的产品。云南最大的两个瓷窑是玉溪窑和建水窑, 前者现已停烧, 后者改烧紫砂陶器并成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建水陶。

该谚语运用对偶的手法依次列举了玉溪市内优美的风土人文、物产技艺，不仅在形式上对称，还以言简意赅的方式表达出丰富的语义，属于正对。新兴姑娘是说红塔区的姑娘，美丽与才干并存，当地称其“辣草”，意为能干。河西布，与历史悠久的茶马古道颇有渊源，曾盛极一时，其销售遍布省内，甚至延伸至东南亚各国，如越南、缅甸、泰国及新加坡等地。这一辉煌成就的背后，离不开河西纺织女的辛勤付出。她们夜以继日地纺织棉纱、土布，为河西布产业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样地，这些勤劳能干的河西姑娘，也很“辣草”，可与“新兴姑娘”齐名。通海的酱油和禄丰的醋都是当地有名的特产。华宁所烧制的绿窑器，30年前颇为流行，常用于盛放盐巴或猪油，如今已渐显稀有，成了时代的回忆。

(13) 牛认不得角弯，马认不得脸长。

该句在形式上对偶，语义上套用比喻。“牛”对“马”，“角”对“脸”，“弯”对“长”，两个动词“认不得(意为不知道)”相对，不避同字对。意思是牛不知道自己的角弯，马不知道自己的脸长。借牛和马隐喻那些缺乏自我认知和自省能力的人，他们无法准确评估自己的特点和行为，缺乏对自己实际状况的了解和反思，委婉含蓄，又能恰逢其时地表达讽刺，角度新奇，属于正对。

4.2. 反对

(14) 家有恶婆，要抽“红河”；家有贤妻，要抽“玉溪”。

句间对仗，特点是不避同字对。句句押韵，中间换了一韵，整体节奏和谐，富有美感。对偶的同时套用对比、借代，借“玉溪(地名，云南省玉溪市，在这里指玉溪烟，红塔烟草集团生产的一种高档烟)”“红河(地名，云南省红河州，在这里指红河烟，云南省红河卷烟厂生产的一种低档烟)”代表家庭消费水平和男性身份地位标识，又将妻子“恶婆(并不是指恶婆婆，而是指凶悍的老婆。‘恶’在这里也不是恶毒的意思，而是指凶)”还是“贤妻”的形象与能否购买两种不同价位的烟建立联系，通过正反对照、比较来突出事理，属于反对。这两种烟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在玉溪地区的已婚男性群体中流传，并作为戏谑与玩笑之言。

4.3. 串对

(15) 娇儿不孝，娇狗爬灶。

前后句包含因果关系，属于串对。将“娇儿”与“娇狗”并置，讽刺父母过度溺爱子女导致其丧失基本伦理观念，隐含对家庭教育失衡的警示。此句放弃工整的对仗以贴近日常生活语言，“不孝”(状中短语，表伦理行为)与“爬灶”(动宾短语，表具体动作)在词性和语义范畴上不完全匹配，其语言风格偏向俗语，注重音韵节奏和画面感，体现了“形式服务于内容”的灵活性，更符合民间谚语的传播需求，前后句有因果联系，属于串对。

5. 结语

西南官话内部一致性较高，但玉溪方言因内部新老派差异、外部语言习惯差异，在声调系统、语流音变及词汇上呈现出自己的特色。这些谚语对偶的宽对为主、句尾押韵、不避同字对的特点，并非玉溪独有，四川、贵州等地民间谚语亦多见类似手法，但玉溪谚语的特殊性在于对偶的形式规约与对比、借代、比喻等表意辞格有深度融合。局部对偶工整凝练，音韵和谐，兼具生活气息与民歌风味，但它并非装饰，而是承载讽刺、教化、记忆的认知工具，符合民间语言“形式服务于内容”的实用性原则。而且对偶在完成它的修辞功能之后亦会容纳对比、借代、比喻等辞格，在内容与形式上构成互补，对比、借代、比喻都是重表意轻形式，而对偶重形式轻意义；这些辞格的使用可以对应到字、词、短语、句子，虽然它

们和对偶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但落实到具体的语言单位中却产生了大小之分，显然内容性辞格所对应的语言单位要小于形式性的对偶辞格，所以对偶辞格对这些辞格具有包容性，它们融合在一起构建完整的意义体。

内容方面，玉溪谚语聚焦于风俗习惯、民生百态以及生活智慧，常常饱含辛辣的讽刺，又不乏整齐匀称之美，上下两句在结构和词性上的对称性，凸显了事物间的对称与对立关系。语音方面，玉溪方言特有的读音与声调为构成语音链的抑扬顿挫与节奏感提供了条件，而当地人结合方言音律特点，着重依字串调的方式，语流节奏遵循当地使用者自身的语用习惯，根据语流需要自然调整字调，具备显著的对仗美，表现出节奏铿锵、音韵悦耳、易于传诵和记忆的艺术特点，使对偶谚语在口语中呈现出比周边方言更为明显的歌谣化倾向，成为西南官话修辞中雅趣交错的典型。其二在于多用方言词，如“不消”“恶婆”“子弟”“祀孃”“坨”等，具有较强的地方文化色彩且直接影响到非本地受众的理解与接受。

当今，对偶的使用范围更加适时、灵活，它的使用频率也在不断上升，反映出百姓对这种辞格的喜爱。当对偶从书面语走向口语、从严苛工整的对仗要求转向更为灵活的宽式表达时，非但没有弱化表达效能，反而在语言的传播使用中不断增强着自身的影响力。这为我们深入理解汉语方言对偶艺术从雅向俗的流变提供了生动例证。

语言是动态发展的。不可否认，本文研究受制于语料收集过程中对个别低俗词及意识形态的规避，所呈现的对偶谚语仅仅只是冰山一角，少量粗砺的、更新颖的表达未能进入分析视野，语料体量偏小，分析层次尚浅，多停留在形式描写与功能归纳层面。祈愿将来可以超越当前语料的局限，真正还原玉溪方言俗语的丰富面貌，构建一个来自田野的、充满生命力的方言样本。

参考文献

- [1] 张茆, 严希洪, 李永延. 玉溪地区汉语方言志[J]. 玉溪师专学报, 1990(Z1): 226-287.
- [2] 王希杰. 汉语修辞学(第四版)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4: 256.
- [3] 朱承平. 对偶辞格[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3: 11.
- [4] 宋晶晶. 汉语对偶修辞格探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太原: 山西师范大学, 2018: 41.
- [5] 黄克保. 戏曲表演研究[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 127.
- [6] 张茆. 玉溪方言概述[J]. 玉溪师专学报, 1991(4): 32-62.